

往事如昨

交校往事

姜德照

二十多年前，烟台人都知道南郊有个交校——山东省交通学校。这所学校2001年1月并入了烟台师范学院（以下简称师院，现鲁东大学）。

记得以前有这样一段子，一个外地人从烟台火车站下车，要打车去交校，问出租车司机“知道交校在哪儿吗？”出租车司机不假思索地回答：“是不是在烟台师院旁边？归省交通厅管，我们出租车司机经常在那里培训。”

当年交校在烟台知名度之高，由此可见一斑。

交校名气不小，交通却很不便利。1989年7月，我刚到交校就职时，那里交通闭塞，生活环境也不是很好，满眼农村景象。附近上尧市场的人都说“这里是南郊，东面那条机场路的大坡以北，才叫市里”。

当年在校外居住的老师，每人都有一双高筒雨靴。交校的校园与师院的建筑之间，是大片庄稼地和果园，一到雨天，泥泞不堪。

从交校大门口到东面的机场路有一公里远，从东往西是一溜大上坡，中间是一条很窄的泥土路，两边是苞米地和菜园。下雨天，满路稀泥，用“平常人骑车，雨天车骑人”描述特别贴切。

那时候，学校的老师社会地位还

不高，年轻的男老师找女朋友都非常难：学校里家在外地的年轻女老师，都会想方设法调回老家；家是本地的也不愿意找本校的男老师，因此男老师光棍比较多。

记得刚到交校任教时，我的工资是九十八元五角，经常花不到月底，每月都需向家里求援。南郊水仙牌洗衣机厂女职工多，附近的棉纺六厂女职工也比较多，但介绍归介绍，相亲能够成功的很少，因为人家都嫌交校的老师经济状况不太好。

为改善学校环境，修路成为头等大事，从领导到教职员都特别重视。学校多次向山东省交通厅打申请，终于获得批准，可以自筹资金修建道路。但是，筹措资金不是那么容易的事，这条路断断续续修了好几年。路基整理了，土方也推了、挖了，可路面的石子和沥青一直没铺上，一下大雨，黄泥路面就更不能走人了。而且，这条路所在之处原本是一条小河道，下雨天，道路就成了泄洪通道，洪水浩浩荡荡从路面流下去，会一直冲到机场路上。

遥想当年，师生们出行，都要经过这条路到机场路，烟台师范学院、交校以及周围几所中专学校的学生，期盼这条道路尽快修好的心情无比迫切。

如今，鲁东大学门前的红旗路已

经成为市区一条重要的交通干线，仅红旗路就分为红旗中路、红旗西路、红旗东路。

除了交通不便，交校的伙食也令人难忘。中午饭菜质量好一些，早晚吃饭的人少，饭菜质量明显下降。我们单身职工一般是中午在食堂吃饭，晚上自己回去做饭，早晨基本就是凑合。

当时，在红旗路最东头的路口处，临近机场路的北坡上，有一家兰州拉面馆，是一个用石棉瓦搭起来的临时性建筑，里面空间不大，摆了几张桌椅。我们这些年轻老师，想改善生活，或来了朋友亲戚，唯一的选择就是去那里“喝”一碗兰州拉面。

刚当上老师那阵子，早晨上班匆忙，作息时间不规律，年轻老师经常不吃早饭就上班，半上午饿了就泡碗方便面垫垫肚子。记得一天上午，刚到学科办公室，数学组的张老师见我们没吃早饭，招呼我和另一名年轻男教师去她家吃饭。张老师性格开朗、豪爽，家就在师院南区一栋旧家属楼里。她为我俩下了热腾腾的鸡蛋面，那滋味是兰州拉面没法比的。

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，在张老师家吃的那碗面，那滋味至今难忘。

民俗采风

裕褩

王东超

“裕”指衣袖靠腋下的部分，《礼记·深衣》：“裕之高下，可以运肘。”郑玄注：“裕，衣袖当掖之缝也。”“裕”为衣袖腋下的拼缝部位。

“褩”是穿在外面的外套，始于唐，盛于宋，样式简约，风格素雅。其形制为直领、对襟、窄袖、两侧开衩，从腋下起不缝合。衣襟部分时常敞开，两边不用纽扣或绳带系连，任其露出里面的衣服，有点类似现在的风衣。

“褩”多为女人穿，因为其比较塑型、显瘦，能衬得女性身段比较苗条，走起路来有飘逸感。人云“唐肥宋瘦”，从“褩”的流行可见一斑。男人也可以穿，多作常服，元蒋子山《山房随笔》记载一则趣事，南宋淳祐年间，江西南康出了一位神童邓文龙，太守方岳（字巨山）很喜欢他，“巨山一日招诸名士，如冯紫山深居兄弟者，而邓父子与焉。席上太守及诸公只服褩，文龙以绿袍居座末。坐定，供茶，文龙故以托子堕地，诸公戏以失礼。文龙曰：‘先生衺衣，学生落托。’众为一笑”。

“褩”又名“衺衣”，以其体侧开衩而得名，其装饰意义大于实用价值。

宋代崇奉道教，男人穿上“褩”更显仙风道骨，风神萧散。“褩”可长可短，多罩在其他衣服外面穿，短可至膝上，长可达脚踝。短的干活方便，长的更显仪态。我们现在穿的背心，就是由“褩”发展而来的，古时称作“褩褩”。清袁枚《新齐谐·雷震蜈蚣》：“天花板内，忽有血水下滴。启板视之，见一死蜈蚣，长三尺许，头戴黧（zōng，同‘鬃’）纓帽，脚穿乌缎靴，身著元纱褩褩，宛如人形。”

“褩”是有里子的夹外衣，且为对襟直裾，样式比较平直，所以后来引申指把布或纸一层一层地粘在一起，如裱褩、后面又褩上的一层布。

“裕褩”指用碎布或旧布裱成的厚片，多用来制布鞋。这里“裕”有拼合义，“褩”指用碎布等一层层裱成长而直的一大片。黄县话称为“褩儿”，制作的过程称为“打褩儿”，碎布、旧布黄县话称为“铺衬”，等攒够一定数量了，就打盆糨糊，找块门板、面板或是吃饭的大饭桌，总之面积要大一点，这样打的褩儿更结实，可供剪裁的余地也大。刷一层糨糊，把铺衬尽量横竖交错、严丝合缝地拼合在一起，再刷一层糨糊再铺一层铺衬，层与层之间的铺衬要“叉（cá）”起来，不能“一顺儿”，得糊四五层，然后风吹晒干，揭下就是一大张褩儿。按鞋样儿裁好，几层褩儿摞在一起，用针线密密缝合，这称为“纳（普通话读作nà，黄县话读作nǎ）鞋底”，过去的布鞋，都是这样一针一线纳成的。

还有一种叫作“千层底”的布鞋，比一般的布鞋厚，多用了几层褩儿，更结实耐磨，适合劳作和走远路，纳的时候必须要用锥子扎眼儿，然后再用针和麻绳纳好勒紧。鞋底要想纳得平整整、服服帖帖，针脚均匀细密，没有多年的功底是不行的。褩儿还可做鞋垫，相比纳鞋底，纳鞋垫就轻松多了，还有余裕可以在上面绣上花儿。

童年的三个假期

王利庆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我上小学的时候，每年会有三个假期，那是我难以忘怀的岁月。

第一个假是麦假。

每年到了收麦子的季节，学校都要放两个周的假期，我们称为“麦假”。那时候，收麦子不像现在这样机械化，先是用镰刀割，然后再肩挑车推将麦子集中到场院里，最后用脱粒机脱出麦子。假期，小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到麦地里捡拾掉在地里的麦穗，“颗粒归仓”。我们排着队，一人一畦，从地头捡到地尾，收工时，将捡到的麦穗带到场院里，由生产队会计过秤，记账算工分。

捡麦子中间休息时，带队老师经常会给我们讲故事，或是让大家唱歌、唱京剧，或出一些谜语让大家猜。田间地头传来阵阵欢歌笑语，我们忘记了日晒，忘记了疲劳。

第二个假是秋假。

到了秋收，学校也要放假五六个周，我们称为“秋假”。学生的任务就是帮生产队或家里收玉米、花生、地瓜等秋季农作物。

收玉米。最早是大人（整劳力）用小镰刀刨，妇女或半劳力跟在后面把玉米棒子掰下来。再后来是用镰刀砍，把带有棒子的玉米秸子搬到地边，按人口数分到各家各户，再把玉米根刨起来拿回家当柴烧。等到地里种上麦子，再组织人把地边的玉米掰下来，

按人口分到各家各户。

收花生。到了花生成熟季节，人们会盼着下一场雨。雨后，生产队全体总动员，男女老幼齐上阵到地里拔花生。如果不下雨，地太干太硬，花生用手拔不起来，用镰头刨也费时费力。花生拔完后，连皮带果，集中到大场院里，一垛一垛码好，等到稍闲时，再集中人力把花生果摘下来。

花生收到场院后，学生会会在老师的带领下，拿着小镰头或是小抓钩，到地里揽花生，将地重新翻一遍，把丢在地里的花生一粒粒捡起来。

收地瓜。大一点的学生用镰刀把地瓜蔓割起来，大人用镰头将地瓜从地里刨出来，分成一堆堆的，按照每家的人口数分到各家各户。地瓜存在地瓜窖里，能吃一冬一春。那个时候，主食就是玉米面饼子和地瓜，只有过节才能吃上白面馒头。最难忘的是晒地瓜干。分到地瓜后，每家每户都是男女老少齐上阵，力气大的用礮子把地瓜切成片，其他人在地里进行摆放，有时晚上还要挑灯夜战。我家六口人，父亲负责把地瓜切片，我们兄妹四个负责摆放。那时我们小，干得慢，本家的叔叔或者关系不错的邻居会来帮忙。晒地瓜干时，放眼望去，漫山遍野一片白花花的好像天上的白云落在大地上，成为那个时代胶东农村特有的风景。

如果遇到变天，就非常不幸了。

乌云密布，大雨将至，各家各户都会跑到地里抢收地瓜干。

地瓜干干透后储藏起来，到冬季可以煮着吃或是磨成面做饼子，有时大人还会用地瓜干换酒喝。后来，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，人们不再大面积种植地瓜了，地瓜成了稀罕之物。

第三个假是寒假。

寒假，我们那时称为“年假”，就是过年的假期，一般三个周，从过了小年，期末考试成绩出来就开始放假，一直到过了正月十五开学。

这个假期我们最幸福，因为有过年。过年不用干很多农活，还能吃好饭、穿新衣。过了小年，家家户户开始忙年：扫灰（大扫除）、做豆腐、蒸大枣饽饽、炸鱼、炸面鱼丸子，准备春节需要的各种物品。接着贴春联，大年三十包饺子、守岁，正月初一拜大年。从初二开始依次拜舅舅、姑姑、姥爷姥姥、姨等。小时候我最爱走亲戚拜年，既能吃好饭，又能得到压岁钱，甭提有多幸福了。我们村是大村，正月里天天有外村来唱戏的，从最早的样板戏，到后来的古装京剧、吕剧等，偶尔还会放电影。晚上虽然很冷，脚都冻麻了，但大家依然穿着厚厚的棉衣，看得不亦乐乎。

回想那个年代，我们体会到了苦与累，生活水平与现在也无法相比，但是总觉得有很多难以割舍的情怀，至今难以忘记。